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聽雨

陳敏

外面的世界
正在接受雨的洗禮
風攜著雨劍
要穿透這地面
兵刃交接處
雨劍卻被擊得落花流水
兩岸的樹搖旗吶喊
小河裡的漣漪
也鬧得歡騰
外面的世界煮得滾燙
而我
卻躲在閣樓的一角
平靜地目視遠方
聽憑風雨
任平生

瓦當滴落的水珠
輕叩青石板
量開歲月褶皺裡的舊痕
簷角銅鈴搖晃
千年的情語
潮濕的苔痕
正沿著記憶攀爬
這場煙雨的訴說
所有喧囂歸途皆是寧靜
就像漲潮的河終會
退回河床
那些激烈碰撞的水花
最終都會化作水霧
朦朧在江南

或許真正的安寧
不在遠離風雨的侵蝕
而在內心修籬種菊的定力
當我合上眼
聽見萬物在雨中和解
聽見時光在瓦縫間
靜靜流淌

文藝副刊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溫陵氏 宏月 598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宏月負責。



徐澄泉，重慶萬州人，現居四川樂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樂山市作協副主席。出版有《純與不純的風景》《寓言》《一地黃金》《與影共舞》《誰能佔卜我的命》《透明的山水》等8部詩集，並編著多部。多部著作由中國現代文學館、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及數十所高校圖書館收藏。作品入選《中國當代詩人傳略》《中國散文詩一百年大系》《四川百年新詩選》等近200種文學選本。參加第13屆全國散文詩筆會。

夏日寓言

火！火！火！
太陽霍霍燃燒，地球高燒40度，糊塗無語。
仁慈的上帝垂憐人間，欲予他們甘霖。
高高在上的老天，感動得哭……
卑微如我，也跟著掉了幾滴淚……
上帝怒我不敬神，不愛民，不自重，及時收回成命——
可憐的山河啊，因我而瘦死，小如一匹羸弱的老馬。
可憐的草木啊，因我而渴死，成為植物化石。
可憐的動物啊，因我而餓死，成為泥土一部分。

造神記及其他（組章）

罪孽深重的我，無地自容的我，悄悄躲在人堆裡，一邊虔誠懺悔和祈禱，一邊體驗火熱的生活。

忽有一堆死灰復燃了，跳起熊熊火焰，迎接一場渴盼已久的暴雨……

修行者

有車，無馬。
但有馬鳴。
一架魔幻馬車，永遠拉著一個修行的人，在懸空的荒漠裡穿行。
風蕭蕭兮，馬蕭蕭。

無垠的時間軌道之上，魔幻的馬車從東向西，從西向東；從北向南，從南向北；從畫到夜，從夜到畫；從有到無，從無到有；從光明到黑暗，從黑暗到光明……週而復始，結成一張巨網。

在立體的結構界裡，他一呼一吸，與天地同頻共振，蓄積巨大的能量，終於破境而出，破繭成蝶。

其優美之狀，猶如「武直」振翅，垂直降落人間。

可憐的修行者，他本想踐行入世之道，一不小心，墜入了塵埃和泥潭！

造神記

他本是人。
他被一些也叫人的人供上神壇，他就不是人了，改名叫神。神是沒有故鄉的人，不食人間煙火。他的兩隻神手，化為左右兩隻翅膀（當然不是天使的翅膀），在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虛空裡，隨風飛翔……

而那群造神的人，心情複雜——有的嫉妒；

有的悔恨；

有的惋惜……

他們肯定也有豐富的表情，只是我看不清。他們實在太多了，太小了，像一群蝴蝶，黑壓壓一片，蒙蔽了我銳利的目光。

但我一眼就看清了神的真面目：高高在上的神，凜凜然，他透明的形態沒有質感，他無奈的表情沒有表情，他空洞的眼神空不

朵雲的姿態都各不相同，都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我想，正是因為雲的變幻莫測，沒有固定的形狀，才更讓人喜歡。因為，人們總是嚮往多姿多彩而非一成不變的日子。

兒時，我最想得到的一件「法寶」，就是孫悟空腳下的筋斗雲。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別提有多瀟灑了。如今的我雖然沒有筋斗雲，卻能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踩著單車，追著雲彩。這時的我最放空，若是還能躺在雲的懷裡那就更好了，可以讓雲的溫柔，化解我內心的惆悵，並消除我工作的疲憊。

記得17歲那年，我也是如此深愛著湛藍的天空和雲。那時，來自高考的壓力像一座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我又因為體育課上的一次意外，右腳受了傷，難以正常行走。在休養的那幾個月裡，每天中午，母親忙完工作，顧不得自己，先給我送飯。我感到有些歉意和愧疚，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但坐於窗邊的我，無疑是幸運的，還能偶爾看看天，那裡有一抹淡藍的色彩，和那雲卷雲舒。當風吹來的剎那，像是人間最親的吻，我的左眼跟著跳動，那充滿著一種不可言說的美妙。每當這時，我內心的煩躁就會一掃而空。

我想，高樓大廈的挺拔，遮不住人們遙望蒼穹的雙眼；車水馬龍的繁華，難抵人們內心片刻的寧靜。人心中的自由，應是一隻翱翔蒼穹的雄鷹，只有天空才是它的戰場。

才是人煙的深處。

這水，也終究教人識得了告別。我在右江邊完成了初中學業。旱季裡，裸露的卵石河灘是我們放牛娃天然的遊樂場。等到夏季暴烈的雨水將山谷深處的洪流催動送來，江驟然暴漲渾濁，我們就隔水凝望遠處山上的荔枝林。中考放榜後，揣著去城裡高中的通知書，我知道河水截斷的不僅是山與路，更是少年辰光。那最後幾腳踩在江裡，石子硌著腳心，水流擦著小腿肌膚涼涼地滑過去。走上岸，我和爸的影子在斜長的日光裡一前一後。走出好遠，我竟鬼使神差地折返江邊，俯身撩起一捧沉甸甸的水抹在臉上。臉上水痕和汗混雜，滴落又回到奔湧向前的黃流裡。它不曾言別，也未曾駐留，卻已刻我心底：它會在此處蜿蜒成一道承諾，等歸途。

踏上轟隆著喘氣的老舊班車，我從車窗凝望那彎日漸模糊的河。它從不曾慷慨如江南水網。暴雨時它桀驁沖蕩，帶走的往往是農田的熟土；旱時也吝嗇得灘涂乾硬，岸邊的水車吱呀呀空轉，江上的水碾徒勞張著口子。可一條河存在的意義，大約是在飢渴

荷塘夏色

閔敬督

夏色暉開七月荷塘
蓮葉、荷花、
屬於夏天的圖冊
軟軟從水底升起
青蛙嘯通，跌入湖鏡
一群泡沫誕生
平靜光滑的翡翠上

蜻蜓按下夏天的快門
她腳下的水波
一程程散去
在荷葉的街巷遊蕩
隱沒石縫，仿若探尋
幽謐清涼的行宮

風女的手，如此纖細
輕觸蓮葉，
看她們在水中漫舞
復又轉身，
掀起垂柳飄逸的青絲
幸福的光斑落下
隱隱綽綽的滌蕩
不知覺，無形中
已留下濃濃的夏意

荷塘邊的足跡去往林深處
濡濕的青苔，以涼意築基
鋪成一段往事
有人在岸邊徘徊，風吹柳絲
或許，她們都在等一位
相約已久的故人

者眼裡灼燒成光。見河流而知水源，識水向而得生路。

右江水纏繞我的村子，又蜿蜒流過他人簷下，最終匯入邕江，歸赴南方更大的水域。它不回頭，卻像血脉連接著臍帶斷處。

異鄉歲月如同長久行旅，見過珠江口雄闊浩瀚的鹹水潮汐，也在黃浦江燈光燦影裡傾聽過城市節奏。而當我中年歸鄉重立于右江岸，驚覺昔日踩水的石階早已被上漲的河底埋沒。水紋在水泥堤岸間暗暗迴旋流轉，變得陌生而凝重，恍惚讓我疑心從前那個莽蕩的少年玩伴或許只是夢中的蜃影。

站在江堤凝望，濁黃的水奔湧如時間本身一樣不知疲倦。那些浪打石頭捲起的漩渦沉下去、又浮上來，拍岸聲裡有種固執迴響，如同土地低回的脈搏。右江無言地更新著它的河岸版圖，也更新著我血液裡那部分頑固又溫熱的溯源密碼。

星星點點的掌聲，賜我一串省略號……
稀稀落落的草徑中，我步履斑駁踉蹌。
一處是：「祝大家新年快樂！」
掌聲電閃雷鳴，賞我一個感歎號！
咱！我原地立正。

遼闊的草原上，脫韁的野馬群，戛然而止。

讀寒山拾得詩

寒山求不得功名，棄家別親，當了和尚。

捨得找不到父母，以寺為家，當了和尚。

兩個和尚在寺裡：同穿一件袈裟，同坐一張禪榻，同食一尊鉢盂，同敲一隻木魚。

一唱一和寫詩偈，道禪機，嬉笑怒罵，把寺中的苦和靜，釀成俗世的甜蜜和仙界的幸福。

日久天長。寒山撿到一個叫拾得的朋友，捨得撿到一個叫寒山的親人。

僧俗二界，撿到一座名寺。

姑蘇城外寒山寺，撿到兩個高僧和詩人。

1200多年後，我讀寒山拾得詩，認識寒山和捨得，懂得什麼叫捨得。

岳墳即景

岳飛躺在西湖岸，高歌：八千里路雲和月。

還魂一棵紅楓，一道霞光，精忠報國。

滿江紅！

秦檜跪在岳飛前，懺悔千年，終不明白：該做什麼。

莫須有。

燃燒的石頭

火焰熊熊。

有一塊石頭，在燃燒。照亮一個人的黑夜和白晝，烤熱一個家的心願和表情。

一塊石頭在燃燒。

他把眼睛燒成黑色的水晶和明亮。

他把臉色燒成黑色的陰雲和憂慮。

他把臂膀燒成黑色的肌肉和力量。

他把語言燒成黑色的表達和幽默。

他把靈魂，燒成黑色的幽靈和思想。

燃燒，燃燒。黑色的燃燒，黑色在燃燒。